



白轮船

〔吉尔吉斯斯坦〕艾特玛托夫 著

力冈 译

白 轮 船

[吉尔吉斯斯坦] 艾特玛托夫 著 力冈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轮船 / (吉尔) 艾特玛托夫著 ; 力冈译. —— 天津 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 6
ISBN 978-7-201-11728-7

I. ①白… II. ①艾… ②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吉
尔吉斯—现代 IV. ①I3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8748号

The White Boat by Chinghiz Torekulovich Aitmatov
Copyright: © E.C. Aitmatov, 2016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.,Ltd, 2013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

图字02-2017-66

白轮船

BAI LUNCHUAN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	张 璐
特约编辑	金晓芸
产品经理	徐慧敏
装帧绘图	何 姝
制版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10千字
版次印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有没有比你更宽的河流，艾涅塞？
有没有比你更亲的土地，艾涅塞？
有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，艾涅塞？
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心意，艾涅塞？

没有比你更宽的河流，艾涅塞，
没有比你更亲的土地，艾涅塞，
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，艾涅塞，
没有比你更自由的心意，艾涅塞。

目 录

contents

两个故事	001
白轮船	026
奥罗兹库尔打了别盖伊姨妈	048
长角鹿妈妈的故事	054
鹿又回来啦	071
暴风雪	110
你好，白轮船，我来了	142

两个故事

他有两个故事。一个是他自己的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另一个是外公讲的。到后来一个都没有留下来。我们说的就是这回事。

那一年他满七周岁，虚岁八岁了。

故事的开头是买了一个书包。一个黑色人造革书包。提手下面有明晃晃的金属拉链。有装小东西的小夹袋。总而言之，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平平常常的书包。也许，种种事情就是这个书包惹出来的。

这个书包是外公在外来的流动售货车上买的。流动售货车经常带着山区牧民所需的货物到处跑，有时也到圣塔什河谷他们的护林所这里来转转。

从护林所这里往上去，峡谷里，山坡上，全是国家保护的山林。这个护林所总共才三户人家，可是流动售货车还是时不时地来光顾一下这些看山林的人。

他是三户人家中唯一的男孩，总是他首先发现流动售

货车的到来。

“来啦！”他喊着朝各家的门口或窗口跑去，“卖东西的汽车来啦！”

这条行车路，从伊塞克湖畔通到这里，一路上经过的全是峡谷、河岸，一路上尽是石头和坑洼。汽车走这样的路是很不简单的。流动售货车来到卡拉乌尔山前，就要从谷底慢慢往山上爬，然后再顺着又陡又滑的斜坡往下走很久，才能来到护林人的家门前。卡拉乌尔山就在旁边。夏天，小男孩差不多每天都要跑到山上去，用望远镜眺望伊塞克湖。站在山上望去，路上的一切——步行的，骑马的，更不用说汽车啦——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在手心里似的。

这一次，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，孩子正在自家的水池里玩水，看到汽车一路灰尘滚滚地顺着斜坡开了过来。水池就在河边浅水处，水底是沙砾。这是外公用石头垒成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水池，说不定这孩子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正如外婆说的，河水可能早就冲干净了他的骨头，一下子冲到伊塞克湖里，给鱼鳖虾蟹做伴去了。而且谁也不会去找他，谁也不会哭他的，因为谁也犯不着钻到水里去，因为没有多少人心疼他。暂时还没有出这种事。要是出了这种事，说不定外婆真的不肯扑上去救他。如果他是她亲生的外孙，那当然不同啦，可是，他呢，外婆说，他是外人。不论怎么养活他，不论把他拉扯多大，外人总归是外人。外人呢……要是他不想

当外人呢？为什么偏偏他该算外人？也许，外人不是他，而是外婆自己呢？

不过，这一点以后再讲，外公修水池的事也以后再讲……

当时，他看到了流动售货车，车子正在下坡，车后拖着一团团灰尘。他高兴极了，就好像知道外公准会给他买一个书包似的。他立即从水里蹦出来，很快将裤子套到细细的腿上，身上还水淋淋的，浑身发青（因为河水很凉），便顺着小道朝家里跑去，他要抢先报告流动售货车到来的消息。

这孩子飞快地跑着，蹦过一丛丛的树棵子，遇到大石头，要是蹦不过去，就绕过去。无论是在高高的草丛前，还是石头旁边，他片刻都不肯停留。虽然他知道，它们都是很不简单的，它们会见怪，甚至会伸出腿来绊他一跤。“卖东西的汽车来了，我等一会儿就来。”他一面跑，一面朝“睡骆驼”（这是他给一块驼背的、下身埋在土里的赭色花岗岩取的名字）喊道。平时他不在他的“睡骆驼”的背上拍几下，是不会轻易过去的。他总是拿出主人的姿态拍拍它，就像外公拍他那短尾巴骏马那样，随随便便，大模大样，边走边拍，还要说一声：“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办点事情就来。”他有一块“马鞍”石，这是一块半白半黑的花斑石，当中有一道凹腰，可以像骑马一样骑在上面。还有一块“狼”石——很像一只粗脖子、大脑门、毛色褐中带白的

狼。他常常朝它匍匐前进，朝它瞄准。但是，他最喜欢的石头还是“坦克”，那是一块紧靠河水的巨石，巍然屹立在被河水冲得壁陡的岸上。看架势，这“坦克”就要从岸上冲下去，向前行进，河水就要沸腾起来，溅起白色的浪花。因为在电影里坦克就是这样行进的：从岸上冲到水里，前进……这孩子很少看电影，因此，看过的东西他记得很牢。外公有时带他到山后附近的国营农场种畜场去看电影。因此岸边就出现了时刻要冲过河去的“坦克”。还有其他一些石头，如“坏家伙”或者“好人”，甚至“机灵鬼”或者“笨蛋”。

在花草中间也有“可爱的”“可恶的”“勇敢的”“胆小的”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。比如说，带刺的田蓟就是主要的敌人。他一天要跟田蓟厮杀几十次。但这场战争总是结束不了，田蓟还是在生长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可是，你瞧瞧野牵牛花，虽然也是遍地生长，它们却是顶聪明、顶快乐的花儿。早晨它们最会迎接太阳。别的花草什么也不懂：什么早晨，什么晚上，全都一样。可是牵牛花，阳光一照，就睁开眼睛，笑了。先是一只眼睛，然后又是一只，然后所有的花卷儿一个接一个都张了开来。白色的，淡蓝色的，淡紫色的，各种颜色的……如果坐到它们旁边，别吱声，就会觉得它们仿佛睡醒后在悄声细语。连蚂蚁也知道这一点。早晨，蚂蚁总爱在牵牛花上跑，在阳光下眯着眼睛，听听花儿在说些什么。也许，说的是昨夜的梦？

白天，一般是在中午，他喜欢钻到枝条细密的色拉尔珍草丛里去。色拉尔珍草根高，没有花，却非常香，一蓬一蓬地、密密实地攒在一起，不许别的草靠近。色拉尔珍草是很可靠的伙伴。特别是如果有什么委屈想哭一场而又不愿让别人看到，最好就躲到色拉尔珍草丛里去。色拉尔珍草发出的香气，就像松树林里的气味。色拉尔珍草丛里又热又静。而主要的是，色拉尔珍草不把天空遮住。尽可以仰面躺着，眺望天空。开头泪眼模糊，几乎什么都分辨不出。随后云彩飘过来，在顶上变幻出你想看的一切。云彩知道，你不很开心，你想远走高飞，叫谁也找不到你，叫大家都唉声叹气：唉，这孩子不见了，现在咱们到哪里去找他啊……为了不出这种事，为了叫你永远不要走掉，为了让你静静地躺着欣赏云彩，你想要什么，云彩就变什么。一样的云彩可以变幻出千奇百怪的东西，只要你会欣赏云彩的巧工就行。

色拉尔珍草丛里非常安静，而且它们不把天空遮住。散发着热烘烘的松树气味的色拉尔珍草就是这样的……

他还知道许许多多关于草的事情。他对那些长在河滩草地上的银光闪闪的羽茅草就有点瞧不起。这些羽茅草真是奇怪！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它们那柔软、光滑的细叶儿没有风就不能过日子。就等着风来：风往哪边吹，它们就往哪边倒。而且一齐弯过去，那样整齐，就像听到命令似的。可是如果下起雨，或者大雷雨来了，羽茅草就不知往哪里躲藏

了。慌慌张张，跌跌撞撞，拼命向地面上贴。要是腿的话，大概会跑得无影无踪的……可是它们这一切全是装的。等雷雨一过，这些没有骨气的羽茅草又在风中摇曳了，风往哪边吹，它们就往哪边倒……

这孩子没有伙伴，天天生活在他周围这些自然景物的怀抱里，只有流动售货车能使他忘掉一切，拼命地跑去迎接。没说的，流动售货车可不是石头和草呀什么的。流动售货车上什么东西没有啊！

当他跑到家时，流动售货车已经快要从房后绕到院子里来了。护林所的几座房子都面对着河，房前的场地就成了直达河边的缓缓的斜坡，而在河对面，陡立的河岸一上去，便是漫山的森林，所以，来护林所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从房后绕过来。如果不是这孩子及时赶到的话，谁也不会知道流动售货车已经到了。

这时男子汉都不在家，他们一早就出门了。女人们正在忙家务。他尖声叫了起来，朝各家门口跑去：“卖东西的汽车到啦！已经到啦！”

女人们忙活起来，连忙去找藏好的钱，争先恐后地跑了出来。连外婆都夸奖起他来：“咱们这里就数他眼尖！”

这孩子感到十分得意，就好像流动售货车是他亲自带来的。他简直高兴极了，因为是他给她们送来这个好消息，因为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朝房后跑，一起在带篷货车的车门口

挤来挤去。但是，一来到这里，妇女们马上就把他忘了。她们顾不得他了。各种各色的货物都有，眼睛一下子就看花了，妇女总共有三个人：外婆、别盖伊姨妈（是他妈妈的姐姐，也是这护林所的头头儿护林员奥罗兹库尔的老婆）和抱着小女孩的年轻媳妇古莉查玛（她是辅助工谢大赫玛特的老婆）。总共就三个女人。但是她们却你争我抢，将货物翻来倒去，乱哄哄的，使得售货员不得不要求她们按次序来，不要一齐乱嚷嚷。

不过，他的话对妇女们不起什么作用。她们先是一把搂过来，然后开始挑选，然后又把选过的东西一样一样还回去。她们把一些东西排出来，比试比试，讨论讨论，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，一个问题问上几十遍。有的东西她们不喜欢，有的太贵了，有的颜色又不合适……孩子站在旁边，觉得没有味道。他期望出现一点奇迹的那种心情消失了，他看到流动售货车下山时那股高兴劲儿没有了。流动售货车突然变成了堆满各种破烂的普通汽车。售货员皱起眉头：看不出这些娘儿们会买什么东西。他干什么要翻山越岭老远赶到这里来呢？

果然不出所料。娘儿们开始往后退了，她们的热乎劲儿冷下来了，甚至好像累了。不知为什么她们又说起自己不买的理由，不知是互相解释，还是说给售货员听的。外婆首先抱怨说没有钱。没有现钱，就不能买现货。别盖伊姨妈不

经男人允许，是不敢买大件东西的。别盖伊姨妈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，因为她没有小孩，奥罗兹库尔喝了酒就常常打她。而外公也非常难受，别盖伊姨妈终究是外公的亲生女儿呀。这一回，别盖伊姨妈买了一两样小东西和两瓶伏特加。明明是白糟蹋钱，自讨苦吃。

外婆忍不住了：“你干吗要自找倒霉？”外婆不想叫售货员听到，低声责备她。

“我自己知道。”别盖伊姨妈毫不客气地回嘴说。

“真蠢！”外婆小声说。她的声音更低些，但是带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。要不是售货员在场，她早就大骂别盖伊姨妈了。天啊，她们可别吵起来……

幸亏年轻媳妇古莉查玛打了岔。她向售货员解释起来，说她的谢大赫玛特很快要到城里去，进城是要花钱的，所以她不能大手大脚的了。

她们就这样在售货车旁挤了一场，如售货员说的，买了“一个子儿”的东西，就各自回家去了。哼，这算什么生意！售货员朝走开的娘儿们背后啐了一口唾沫，就动手收拾被翻乱的货物，准备开车走了。这时，他注意到了小男孩。

“你干什么，大耳朵？”他问道。这孩子有两只招风耳朵、细细的脖子和大大的圆脑袋。“想买东西吗？那就快一点，要不，我就收摊了。有钱吗？”

售货员只不过因为无事可干，随便问一声，但孩子却

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：“不买东西，叔叔，我没有钱。”他还摇了摇头。

“依我看，你有钱，”售货员装作不相信，拉长声音说，“你们这里都是大财主嘛，装穷罢咧。你那口袋里是什么，不是钱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叔叔。”他还是很诚恳、很认真地回答，并且把一个破口袋翻了过来（另一个口袋已经缝死了）。

“这么说，你的钱都漏掉啦。快到你跑过的地方找去，准能找到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是谁家的？”售货员又问道，“莫蒙老汉家里的，是不是？”

孩子点了点头。

“是他的外孙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孩子又点了点头。

“你妈妈在哪里？”

孩子一声不响。他不愿提这件事。

“你妈妈呀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你也不知道，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也不知道吗？”

孩子不作声。

“你啥也不知道，伙计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售货员用责备的口吻逼他说。“好吧，既然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拿着！”他抓过一把糖果，“吃去吧。”

孩子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拿着，拿着。别耽误时间。我该走了。”

孩子将糖装进口袋，便准备跟在汽车后面跑，送一送流动售货车。他唤来了那条懒得要命的长毛狗巴尔捷克。奥罗兹库尔一直说要打死这条狗的，他说，养这样的狗有什么用？可是外公一直央求他等一等，说，得养一条护羊犬，然后再把巴尔捷克带出去宰掉。巴尔捷克啥事也不管，吃饱了就睡，饿了就盯着人讨吃的，不分自家人和外人，只要给吃的就行。巴尔捷克就是这样一条狗。不过有时候闹得无聊，也跟在汽车后面跑跑。当然，跑得不远。刚刚放开步子，接着就突然转回头，吓得跑回家。真是条不争气的狗！不过，带着狗跑还是比不带狗强一百倍。不论是什么样的狗，总是一条狗……

孩子背着售货员悄悄地扔给巴尔捷克一块糖。“你小心点儿！”他对狗警告说，“咱们得跑很久呢。”巴尔捷克叫了两声，摇摇尾巴，表示还想吃。可是他不敢再给它了。人家会不高兴的。人家给一大把糖，可不是喂狗的。

恰好这时候外公来了。老人家是到养蜂场去的。在养蜂场里是看不到家门口的事情的。好在外公回来得及时，流动

售货车还没有走呢。真巧啊。要不然，外孙就不会有书包了。今天这孩子真走运。

那些过分精明的人给莫蒙老汉取了个外号叫“快腿莫蒙”。方圆左近的人都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所有的人。莫蒙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，就因为他一向对任何人，即使只有一面之识的人，都十分热忱，他乐意随时为别人做事，为别人效劳。不过，谁也不看重他的热忱，就好比一旦开始无偿地散发黄金，黄金就不可贵了。人们对待莫蒙，也不像对待一般他这种年纪的人那样尊敬。跟他相处很随便。不论为哪一位德高望重的布古族长者举行盛大的丧宴（莫蒙是布古族人，他觉得这很荣耀，从不放过参加同族人丧宴的机会），都派他宰牲口，迎接贵宾，扶贵宾下马，献茶，要不然就是劈柴，挑水。在盛大的丧宴上，四面八方来的宾客那样多，操劳的事能少得了吗？不论交给莫蒙什么事情，他干得又快又利落，主要是他不像别人那样偷懒耍滑。村里那些负责操办丧宴接待大批客人的年轻媳妇，看到莫蒙干得那样麻利，总要说：“要不是快腿莫蒙，我们真招架不住！”

带了外孙远道而来的这位老人家，常常给烧茶炊的人做起下手。别人处在他这种地位会觉得这是屈辱，会受不了的，莫蒙却毫不在乎。

快腿老莫蒙殷勤地为客人效劳，谁也不觉得稀奇。他被叫了一辈子快腿莫蒙，本来就因为这一点嘛。怪只怪他自

已是快腿莫蒙。要是旁人表示稀奇，说：你这么大年纪，为什么要给娘儿们当跑腿的，难道这村里的小伙子都死光了吗？莫蒙就回答说：“死者是我的兄弟（他把所有的布古人都当作自己的兄弟。其实，死者同其他客人的关系更为密切）。给他办丧宴，我不来干，谁来干呢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叫一家人，打从我们的老祖宗长角鹿妈妈起，我们布古人就是一家人了。圣母长角鹿传给我们的是友爱，要我们一举一动、一思一念都要做到这一点……”

快腿莫蒙确实就是这样的人！

老老少少都跟他“你我”相称，可以拿他开玩笑，因为老头子是个没有脾气的人；可以拿他不当回事儿，因为老头子是个从不计较的人。难怪俗话说，不会使人尊敬自己，就要受人欺。他就不会。

他一生会做许多事情。会做木匠活儿，会做马具，会堆草垛。年轻时他在农庄里干活儿，草垛堆得顶漂亮，到冬天都叫人舍不得拆掉。雨水落到草垛上，就像落到鹅身上一样，哗哗地往下流；大雪落到上面，就像盖起了两面坡的屋顶。战争时期他当过工程兵，在马格尼托城为工厂砌过墙，被大家称誉为斯塔汉诺夫式人物。复员后，在护林所搭起房子，管起了森林。虽然他名义上是个辅助工，可是管理森林的就是他，他的女婿奥罗兹库尔则大部分时间出外交游。除非有时上司突然来到，奥罗兹库尔才亲自领着上司到森林里